水經注集釋訂訛

一

水經注集釋訂訛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史部

地理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印章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水經注集釋訂訛　　　　地理類四　河渠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水經注集釋訂訛四十卷

國朝沈炳巽撰炳巽字繹旃歸安人其書據明

嘉靖間黄省曾所刊水經注本而以己意校

定之多所釐正又以道元徵引之書極為博

贍傳寫既久訛誤相仍因徧檢史記漢書志

表及諸史各志取其文異同者録於下方以
備參考其無他書可校者則闕之間附以諸
家考訂之說凡州縣沿革則悉以今名釋焉
中間於地理方位往往有不能詳審而漫為
臆度者如漳水注稱絳瀆逕九門城南又東
南逕南宮城北炳巽釋云九門城在今槀城
縣西北二十里而不知一在滹沱之南一在
滹沱之北中隔新河寧晉東鹿晉州相去甚

遠水經沁水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此猗氏在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即北魏之寄氏猗譌作猗而炳巽釋云今屬平陽府則不知漢志有上黨之猗氏非即河東之猗氏他若河水過高唐縣南道元言河水於縣漯水注之此下有地理志曰漯水出東武陽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云云炳巽以其重見於前刪此存彼不

知下文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所謂自城者承武陽新城言也使如所刪則自城直接高唐不可通矣此類皆為舛誤然炳巽作此書凡歷九年而成丹鉛矻矻手自點定其初未見朱謀㙔本後求得之而所見大略相同亦可知其用心之勤至雖不能盡出前人範圍而鉤索考證之功實未可沒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水經注集釋訂訛原序

余少時讀水經注服其真能讀萬卷書行盡天下山水路而所成文章又復鈎采羣書造語選辭句斤字削於經史子集中别開面目若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容有二者然其中間多棘吻刺舌每至不能句讀往往置之後得蜀中朱無易水經注箋見其徵引載籍駁正脫誤厥功良多然所定者祇及什之二三譬疾醫治疾療其半而未起其全難語於身之康强也已己冬家繹旃貢士

過予草堂出集釋訂訛一書索予草序讀之見有釐簡編之錯雜者有正援据之未的者有壹名類之互異者有改字畫之舛謬者有補考索之缺略者大約本之六經參之史記班范以下諸史采之近代名家鉤纂以為依據至本文既誤又無他書可校者不敢師心自用而仍從闕如其用心也專其用力也勤其積歲月也多視苟焉著書而急急以取名者不可以同年而語也已憶予奉

勅校舊唐書其錯簡譌字不可勝數至思維斷絶因徵之通鑑綱目與三通英華文粹等書以對勘取裁而後稍復原文之舊既得君家東甫唐書合鈔見其正譌審闕并有予用意所未到者悉采入每卷考証中於此見校讐之難而君家兄弟之矻矻於古書者一有功於有唐一有功於地利並足增我家之光而今茲之序其緣起者又能易嚮時之沈悶而了然於心目也抑古來著書之家如郭璞郭象裴駰劉昭顏師古之徒不獨注釋

皆能自為一書以行於世然其文代傳完好獨道元所成久將淪沒至楊用修始有刻本而去其諸家小注又詭奇自喜轉取踳駮不易解者以為生新是彰之而適以累之也得繹旃之好學深思虛心順理以訂正之是不獨還酈氏之舊物并可為桑氏之功臣也夫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七月望日長洲沈德潛譔

凡例

一是書宋本既不可得今世所行惟明嘉靖間黄氏刋本其他如朱鬱儀鍾伯敬及休寧吴氏諸本亦僅或有之余家所藏止黄氏一本其間篇簡脱漏文字譌駁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記是以讀者不能通其義余酷好是書而苦於句讀每遇不可解處輒廢書長歎又無他本可以校讐止憑腹笥臆改積數年之

功稍稍可以寓目後得朱氏注箋見其點定之處
大較與余所改略同南潯董訥夫以為朱氏已詳
而此複出似宜節去此非僕之複出亦非敢掠取
朱氏已成之論攘為己有寔緣校改在前得書在
後已積數年之功不忍輕棄故兩存之然朱氏雖
經修改尚多闕疑違意其條綱紊亂旨趣乖違者
亦復不少巽不揣固陋討尋校勘譌者譯之散者
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

有通用稍存之凡改正共一萬闕千闕百闕十字

校改譌謬闕百闕十闕條

一經文之錯誤者如河水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葱嶺之上霸水之雜入渭水汚水之中篇錯簡在下篇千年以來無人較正致後來人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德清胡渭朏明起而正之可以開千載之疑誠有功於是書不淺但胡氏止校正于禹貢錐指之中而閱是書者未能悉知故從胡氏校

定之本撮録

一道元博覽羣書摭其精華以注水經誠從來所未有但注中所引頗多譌誤雖或傳聞異辭然經史具在可以覆校唐宋元明以來諸家撰序大約俱藉以考水道之源流稽山川之古迹其于引用譌誤處概未校正朱本雖略加考訂然亦僅得十中一二巽不揣固陋詳加鉤索如某水之闕條闕注之闕事與原文大異者悉取原書附於本文之下

至封建之先後地名之互異尤屬最多則取史記兩漢志表及諸史各志詳加查改若本文既誤而無他書可校者仍闕疑焉

一郡邑沿革廢置不常或古有而今無或名同而地異或始分而今合或今合而古離種種不一若不考据精詳則讀者茫然不知為何地矣今以明統志為準博採輿地諸書參之禹貢錐指細加注明至諸水經行之地亦從錐指採録若

憲皇帝時升州爲府及分縣爲二之各州縣俱未及注出
緣脱稿在前難于改注也

一崑山顧寧人長洲何義門兩先生俱于是書各有考訂顧氏大約採之于日知録亭林集二書何氏則從其後人假先生手批之本採入先兄東甫亦曾究心於此後緣從事于新舊兩唐書故不暇旁及間有一二條亦爲採入

一是書經始于雍正三年脱稿於雍正九年其考索

鈎纂雖屬炳巽一人而助余不逮者季弟勞山與有力焉至于抄録成書則族弟霞綺一人手筆故得附書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集釋訂訛卷一

歸安沈炳巽撰

河水一

崑崙墟在西北

三成為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按廣雅云崑崙墟有三山閬風板桐玄圃淮南子云縣圃涼風樊桐嵇康

31327

遊仙詩云結友家板桐俱作桐無作松者惟樊與板則兩異耳今云板松疑或桐字之譌
去嵩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崙山伏流地中萬三
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
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
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
周萬按傳當是乃字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按傳無北
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

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岨且長逕記綿褫（朱謀㙔云疑當作經記綿邈）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一百里一十四步二

尺六寸按淮南子作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河水

春秋説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懐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其具財也而水為最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

他水入於大水入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逰朱本云玉海引此作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望按賦作浮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為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

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陬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

按爾雅有河出崑崙墟五字當補入

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史張戎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華水至則河決以其噎而不洩也禁民勿復

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附録漢書溝洫志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少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

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濶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俚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

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述征記郭緣生撰

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居地也按穆天子傳云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云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氷夷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

子之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金豪（當是膏）等物（傳注云玉果石如美玉所謂女果者也璿珠璿玉類也音旋燭銀銀有精光如燭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也）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小川（宋本作山）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於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為陽紆

泰藪非也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按穆天子傳注云豐隆筮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土以標顯之耳○又按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應劭曰豐隆雨師也雷電龍三字疑誤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朱云當作火煆則破而用

之康泰曰安息月支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
法顯曰度葱嶺已北入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
五日其道艱阻崖險岸絕朱本改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
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
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朱本作傍梯者凡渡朱本作度七百渡
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驛所絕
朱本引法顯傳作九驛所記謝兆申云驛當作譯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
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磴道狹尺

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按漢書西域傳罽賓國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今云二十恐誤險阻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渡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渡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有白羊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渡乎釋法顯又言渡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跡於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新頭

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有逕㴋那般河（此句有譌誤有當是又㴋當是㴋法顯傳作捕般字衍河下脫河字）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流逕歷（當是摩）頭羅國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朱云疑漏中字）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海四五萬里也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

河剌諸國而入南海是也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遥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釋氏西域記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國最西頭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褐褐當作喝國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褐上譌同國南城北雙林閒

有希連禪河朱本引觀佛三昧經作熈連河佛國記作希連禪河佛本行經作尼連禪河法顯傳無禪字河下疑又有一河字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湼朱本引佛國記作北首般泥洹違法師不敬王者論云與人絕境謂之泥洹今云泥湼誤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湼後天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以出宮渡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旃漏檀字木為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燃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燃也王斂舍

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依下疑當作娑若準此下當作婆羅樹其樹華名娑羅法也此花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芝扶南記曰林陽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芝自見之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

利利（一作刹）見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於恒恒水又東逕毗舍利（一作離）城北釋氏西域志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千由旬城周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於此本菴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王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妬之

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一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
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朱本
作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朱本
作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憂愁（朱本作愁憂下同）小夫人問
何故憂愁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我
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西作高樓賊來
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卻之王如其言賊到小夫人於
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

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
小夫人即以兩手將乳朱本引佛國記作兩手搆乳乳作五百道
俱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維
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
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
千小兒者即賢刼千佛也釋氏西域志曰恒曲中次
東有申迦扇奈揭城也也字疑當作即佛下三寶階國也法
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

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於寶階
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為
吼怖效心誠朱云當作怖懼心伏按佛國記云師子乃大鳴吼見證于是外道懼怖心伏而
退恒水又東逕罽賓繞夷城南南接恒水城之西北
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弟子說法處恒水又東南
逕沙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
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恒水又東南逕迦維
羅衛城北故曰淨王宮也城東五十里有王國當是園下

同國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攀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朱云宋本作西域志城北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佛朱云疑當作父抱佛像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朱云詳見摩登伽經住在故城中為

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修治一浮圖私訶條王迸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攀樹樹名須口朱云須字之下原缺一字因果經云樹名無憂豈即此樹乎阿育王以青石作后像像字疑衍攀疑漏樹字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

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古具(朱本作貝)重覆貼著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於是思維欲出家也王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右晉言十里也(朱云此處字誤當作王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者晉言十里也佛國記云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耕處可證)太子以三月十五日

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
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强水即於此水邊
作沙門河南摩强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
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於是度過
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於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
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
山也白山此朱云當是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
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於是逕詣貝多樹貝多樹在

貝多闞祇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
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所記不同朱云按普曜經云菩薩于
樹下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年十九出家三十成道與此小異竺法維曰迦衛國佛
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一本作宮二千天地之中央
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嘾楊國人家翔梨嘗
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為旃說天竺土
俗道法流通金寶安積當作委積山川饒沃恣其所欲左
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

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竺之中也恒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荒蕪無人（此節疑有脫誤朱云按佛國記云阿育王欲破八塔作八萬四千塔龍便見身持王入其宮中觀諸供養具知非世有於是便還此中荒蕪無人洒掃）羣象以鼻取水洒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恒水又東至五河合口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

阿難從摩竭國向毘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

王王追至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
俱到河上阿難思維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
復怨即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身二分
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
一曲巡（曲巡當是由旬或是由延說見後）到摩竭提國邑（朱本作巴）連佛
邑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牆闕彫
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
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狀（朱本作汏）私婆亦名文殊

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朱云下疑脫道字不能陵凡諸中國惟此城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一作三里餘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朱本作圍大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於此作泥犁城翻苑云梵稱泥犁秦言無有言更無赦處是地獄

泥犁城一本無此二字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曰曰字衍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恒水東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以三指畫跡故在朱云此句有誤當云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恒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也前云瓶沙此云蓱沙一本作蓱沙未知孰是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

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摶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一作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鵰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心（下脫即得止三字）鳥跡及（疑譌當是手字）孔悉存故曰鵰鷲窟也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朱云舊本此處錯簡不復可讀誤以梵天來諸佛處以下四百二十二字續此吳本亦然今尋繹文義原說鷲嶺首尾相應而

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血脉亦復易知遂割正兩之後于謝耳伯處見宋本正復如是乃可無疑矣

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耆闍鷲也又竺法維云胡語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阿育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脚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如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香花供養聞見之宗也

又西逕迦耶耶一作那城南三一作二十里到佛苦行六年

其其一作生樹處有林林下脫木字朱本引佛國記作本苦行六年處處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案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行二里佛於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

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朱本作由延箋云按毗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今十六里也又云梵衆天身長半由延梵福樓天身長一由延而不言由延之數疑與由旬同義而字殊耳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西去西去朱本作而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魔王自從南來一本南來下有試字菩薩以足指按地魔

兵卻散三女變為老姥不自服不字上疑脫莫字佛於脫尼字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諸一本作詣佛處四天王捧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連河浴朱箋云按法苑珠林引佛本行經云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據此住足尼連當作往尼連禪浴竟於河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朱本作投河中迎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於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

里於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流恒水水西有佛樹佛於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浴處東上岸尼衞立樹下坐修舍女上糜於此於是西渡水於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佛邑朱本引佛國記作還向巴連弗邑又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宫殿皆使鬼神作之順恒水西下

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恒水西下到迦尸國波羅奈城竺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棲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連佛邑又順恒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恒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卜字衍）佉下蘭池池水恒在北佛不（不字疑譌或是）

所字說戒處也恒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朱箋云原本外祖下接兩峯雙立今改正移在前法顯曰恒水又東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帝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扶扈黎大江口渡江徑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恒江口有國號擔袟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為擔袟王釋氏西域記曰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

海所納自為東西也釋氏論佛圖調（疑有訛誤）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濵赤水之後黒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粗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為解乃宣為西域圖以語法狀（當是汰下同）法狀以常見怪（上下疑有訛誤）謂漢來諸名人不應何（疑當作向）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

所在也釋云一云下有曰字一云疑無云字朱云釋云當是僧名復書日疑當作曰

按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側瑶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謝兆申云遠當作違朱云當是意多差違至欲訪地脉川不與經符驗程准途故自無會釋

氏不復根其艱歸之鴻致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朱本作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别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瑶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傍有九井玉横維其西北

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懸圃涼風（朱箋云古本作閬風淮南子作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淮南子作地）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西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按淮南子赤水句下尚有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句故下云四水若節去弱水便只三水矣）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按淮南子玄圃是縣圃無之山二字）登之乃靈能

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為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掘崑崙墟以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則以髣髴近浮圖謂之何氏云浮圖疑作佛圖說阿耨達六水葱嶺于闐朱本于闐下有二水兩字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三洲說崑崙山也按十三州志乃闞駰所撰十洲記乃東方朔所撰崑崙等語在十洲記中則三字疑衍說當是記也字亦疑衍似當云十洲記崑崙山在西海之戌地方與原文合而句亦順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

去岍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繞按十洲記當作周迴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去咸陽三十六萬里按十洲記作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如覆十洲記作偃盆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君之所治也按十洲記作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居住處也則合字當是舍字君字當是居字所字衍治字當是住字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

萬里之文難言浮圖調康泰之是矣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為巨小非為細存非為有隱非為無其所苞者廣矣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為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上廣（按十洲記作下狹上廣故曰崑崙）故曰崑崙山有三角

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燿（十洲記作燀）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十洲記作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處十洲記作一角）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出（十洲記作山朱本出下有承淵山三字）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十洲記作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曰暉（四字譌按十洲記作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宮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

物羣生奇特皆出十洲記作希奇特出在於此十洲記在上有皆字天人濟濟不可具記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馬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周如削下有迴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高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

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惟會益工適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洲崐崘山上榮氏法云五龍治在五方為行神五龍降天皇兄第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為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洲崑崘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崘東南一萬五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為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崘之丘實維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郭景純注云主九城之部界天帝苑囿之時節也

然六合之內其迢遠矣幽致冲妙難本以情萬像遐

淵渾思絕根朱云渾字疑衍謝云根一作垠尋自不以上疑有譌脫登兩龍

于雲轍騁八駿于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

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山海經曰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

山山在隴西郡河閒當是關漢地理志河關縣屬金城郡縣西南羌中

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於

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為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于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記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禹貢錐指云酈注以此經二十字為錯簡蓋以下文南入葱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葱嶺之北必無是理也宜移在後又東注于泑澤之下則自崑崙而

葱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秩然方位悉當矣　又
云按水經叙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為明備惟是積
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葱嶺之上遂來後人之
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非其本文乃妄
庸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
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為渤海殊不知
泑澤之一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
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遼遠而

泑澤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下使泑澤與敦煌相接殊不知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皆爲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眞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爲纂集之不詳固其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葱嶺以下發明頗多其言崑崙墟也曰淺見寡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山也曰宜在蒲

昌海下其言葱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為二水其言蒲昌海也曰泂湍電轉為隱淪之脈正其謬而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詆道元豈通論哉

附錄杜氏通典論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葱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敦煌張掖之間華人

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
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
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此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此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
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
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紕繆誤孟
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統壹未為强國漢家
亦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
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織皮崑

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千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未詳也

胡渭云按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於中國唐貞觀八年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尋復遣使隨德遐入朝奉表求婚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杜佑所謂聘使涉歷從此始也積石秦漢時為西羌地晉永嘉以後其地為吐谷渾所據及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為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皆指吐蕃中水西南來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者為黄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矣

水經注集釋訂訛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集釋訂訛卷二

河水二

歸安沈炳巽撰

河水又南入葱嶺山

河水重源有三非爲二也一源西出身董氏云身毒他本作捐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

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

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

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夏大國也山嶮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人畜同然按漢書西

域傳罽賓國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

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

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為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按漢書西域傳作乃遠去過大宛西居大夏為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

又西逕安息南

城臨嬀水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有商賈車船行旁

國原本此下係西逕陀衛國注錯簡于此今從朱本改正畫革旁行為書記也

按漢書西域傳安息國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則畫字當作書也字行師古注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材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

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

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跂禘出阿耨達山西之北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

又西逕四大塔北

釋法顯所謂竺紀一作刹尸羅國漢言截頭也佛為菩

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飼餧一作餓虎處皆起塔

又西逕陀衛國北

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為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佛樓沙國天帝釋變為牧牛小兒聚土為佛塔法王因而成大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

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縁未至於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黒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華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説佛鉢在大月氏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懸鉢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虚空須菩提置鉢在金机當是

杌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
七寶壁玉供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佛樓
沙國釋氏西域記曰揵陀越王城西北有鉢吐羅越
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
河步羅龍淵疑有譌脫佛到上浣衣處浣石尚存其水至
安息注雷翥海又曰揵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
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
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

西域傳又云梨軒（當是犂靬靬音軒）條支臨西海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可十日（按漢書無可十日三字）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崙者也河水自葱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

北流出羅逝西山山即葱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為
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俗與其西夜子
合同朱云當作其俗與西夜子合同又東流逕依邮國當作依耐國北去
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又東逕蒲犂國治蒲犂
谷北去漢書作至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
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
治皮山之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
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朱云按玉海引水經其一源以下至蒲昌海是經文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是注文

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域按漢書當是西域上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朱云按佛國記作自偽夷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一作涉行艱難所行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南城二十五里有

利刹寺中有石鞞石上有足跡彼俗信是辟支佛跡
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跡也
又西北流注于河
即經所謂北注葱嶺河也
南河又東逕于闐北
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
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東水皆東流
南河又東逕扜彌國北漢書西域傳扜彌作扞彌注音烏

治扜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精絶國北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

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

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末城西通精絶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兵俗畧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

逝通為注濱河注濱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
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使平
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
尉屠為王原本譌作主更名其國為鄯善百官祖道橫音光
門其王自請天子曰漢書無其字身在漢久恐為前王子
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
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勱何氏云索勱事他無所考疑其
上有脫文字彥義有才畧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

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名鄯善焉耆龜兹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濵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淩冐隄勱厲聲曰王遵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仗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屯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三百里當從漢書作六百里西北去烏壘千七百

五十里按漢書作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黑山國一千三百六十五里按漢書作至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據此則黑字屬衍文三百當作八百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穀傍國出玉按漢書國下更有一國字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粮迎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海為牢蘭海也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於衍字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

北流逕屈茨烏夷鄯善入牢蘭海者也

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踈勒逕流南河之北

漢書釋氏西域傳曰按漢書無所謂釋氏西域傳且無此文則漢書二字是衍文傳當作記葱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暨于温宿之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于踈勒之東西北流逕踈勒國又東北與踈勒北山水合水出北谿東南流逕踈勒城下南去莎車五百六十

里有市列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釋氏西域記曰此句

衍國有佛浴床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宫中供

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已校尉爲匈奴左鹿蠡

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按後漢書耿恭傳作恭以疏勒有澗水可固今

云側澗傍水似有脱誤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絶

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

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

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

為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示之虜以爲神遂即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死生原本漏咸字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明帝納司徒鮑昱之言按建初乃肅宗章帝年號今云明帝似誤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遥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

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按後漢書耿恭傳比此較詳附錄於後。單于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陛下將何以使將帝然之遣兵救之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車師復降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所遣兵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三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

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

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

治莎車城西南去蒲犂一百四十里漢書作七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田于此疑當作屯田于此有鐵山出青玉

北河之東南逕温宿國

治温宿城土地物類與鄯善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北河

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

入姑墨川水注之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
墨國西治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土出銅鐵及雌黃
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波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
左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
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人取
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
志龜茲能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氏西域記曰
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東南

流枝水左泒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此河又東川水龜茲東北赤沙積梨南流何氏云句讀未詳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漢書有龜茲西域記有屈茨酈注合而詁之謂龜茲即屈茨也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以東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其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

敢近西域於是徙莎車相去千餘里即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兹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治烏壘城西去龜兹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四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并護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漢書注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諸道其水又

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為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經流焉耆之野屈南（疑當作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為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三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為

二水但澗瀾雙引洪湍濬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城西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渾水斯漲溢而為海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國治黎域（治下脫尉字黎當作犁域當是城）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連城別注裂以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為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處也（漢書西域傳云）

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于外國者其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治渠犂城西北去烏壘三百四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犂即此處也南與精絕接北與尉犂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

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

蓋發田土所屯故城禪疑當作擅國名耳

河水又東注於泑澤

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靈朱云當作虛胡之大國也蒲海溢盪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何氏云二字疑誤元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何氏云以下必有脫誤其岸岸疑當作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也朱云此注譌錯難以意通據御覽所引涼州異物志云姜賴之虛今稱龍城恒溪無道以感天庭上

帝赫怒海溢溫傾剛鹵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鹽累碁而生即此事也行人所遲畜産皆布氈臥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桃以次相累類霧氣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處因名云西北不周風自此山出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注云河南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出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流注泑澤已復潛行南出于積石山而為中國河也名泑澤即蒲澤一名蒲昌海廣三四百里其水

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即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渾渾泡泡水濆涌之聲也衮咆二音東去玉門關一千三百里按上郭注作三百餘里廣袤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脉當環流之上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此下宜從禹貢錐指接前卷末條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經文海蒲昌海也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敦煌今肅州西八百里廢沙州衛酒泉今肅州衛張掖今甘州衛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問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
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
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冐以西流
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孔頴達尚書䟽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
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於龍門漢書西域傳
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
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

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　禹貢錐指曰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為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為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無是理也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漢河關縣今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後漢縣屬

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鬬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即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為西寧衛治又於澆河故城置

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西寧衛南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西臨大澗北據黃河即隋澆河郡所治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內即禹貢導河積石蔡傳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闞百詩為之辯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涼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為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况積石又在其西南

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音支城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音孚罕縣分界枹罕今臨洮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

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辯於唐人魏王泰曰
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在枹罕縣西北張
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
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
羌中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積石然則蔡傳
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
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
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按吐谷渾本遼

東鮮旱種也在河湟之間即先零燒當諸羌故地積石在其西南南枕賜支河昔大禹導河自此始

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

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濵河首（濵下當有於字）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

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

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濵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周之犬戎秦之義渠皆其種也羌無弋爰劒者秦穆公時為秦所執以為奴隷後得亡歸秦人追之藏於巖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亡入三河間三河即黄河賜支河湟河是也諸羌見其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

以為豪後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　禹貢錐指曰渭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以後縣為吐谷渾所據遂以枹罕為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後漢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于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三年燒當羌叛

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宋咸平四年真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亦以龍支之積石為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故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為積石而至正中修宋史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實相亂莫

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補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也）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

所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孔䟽謂積石在龍支又
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三千餘里然其實不止
於此約計有四千三百餘里若禹貢之積石更在
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積石至於
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下記河行方
向甚詳而其上絶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畧
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
括為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

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難以屬辭故略之非為荒遠也河自積石至於龍門所行皆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凉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耳

東北逕歴敦煌酒泉張掖南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戎狄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

六郡以監縣矣從邑君聲釋名郡羣也人所羣聚也
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
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
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
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凡郡
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何改楊
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
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

樟樹生庭雁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

大計東冶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河逕其南而纏

絡遠矣

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

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

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

政紛亂郡亦廢棄

禹貢錐指曰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塞外有僊海

鹽池古音西與僊同僊海即西海也一名卑禾羌海亦曰青海又曰鮮水海趙充國請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是也郡治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十里元和志云鄯州西至西海三百七十里龍夷城即今西北三百五十里威戎城也今為西寧衛西塞外地臨羌故城在衛西二百八十里浩亹河南

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

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元年按後漢西羌傳當是五年貫友代

聶尚為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

數萬斛於逢留河上築城以盛其麥作大船於河峽

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元年按傳當是九年迷唐

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

降之詔聽還大小榆谷迷唐種人以漢造浮橋兵來

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為讐種人與官

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
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於是西海及大小榆
谷無復聚落隃麋縣名屬右扶風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
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
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
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續出
沿河四字譌按傳當是緣山濵水以廣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諸羌
今黨援沮壞按傳當作黨援壞阻親屬離畔其餘勝兵不過數

百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遂開田二十七部朱箋云後漢書作開屯田二十七部列屯夾河夾河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乃罷按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縱橫更鎮壓兩邊俱字疑譌或作往字來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

錐指允川在西寧衛西南塞外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也東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睿宗時楊矩為鄯州都督奏請黄河九曲之地以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吐蕃既得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天寶中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復收九曲置澆河洮陽二郡高適作九曲詞以美其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從注當是澆水從東南來流注之

隴西今臨洮府河關縣在今河州西

河水右當是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朱云段國沙州記云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而此注說澆水知經文洮字乃傳寫之誤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糒于地太平御覽引作若人委乾糒于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迴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為縣縣玄也首也從系

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靜徭役也朱云御覽引作玄靜平徭役令

本風俗通缺釋名又曰縣也懸於郡矣按釋名云縣懸也懸係于郡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二句疑誤居或當作君鄰或當作臨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漢帝元年令天下縣邑城按漢書高帝紀六年令天下縣邑城今云元年誤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

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

北濟川水注之後漢建安中析金城郡臨羌等縣置西平郡治西都縣後魏置鄯州隋改縣曰湟水其故城即今西寧衛治元和志云湟水縣本漢破羌縣也

水西南出濫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

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

河水東又逕澆河故城北南凉秃髮烏孤以河南地為澆河郡治北城唐于此復置澆河郡其東為積石軍

有二城東西角倚當作掎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

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為安西將軍澆城公即

此城也宋書吐谷渾阿豺表獻方物詔嘉其慕義授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

昔叚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按後漢書叚熲傳延熹三年熲追虜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與此稍異○後魏石城縣廢帝改化隆唐改化城廓州治焉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八十里

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黃河廣違二城俱在廓州境內

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

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又合馬頭川水

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

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廓州城東南有邯川城禿髮傉檀所置邯川護軍也

城之左右歴谷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

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

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

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

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北魏涼州刺史郭淮何氏云北字衍

淮領雍州非涼州也破羌遮寒魏志作遮塞於白土即此處矣臨津城在今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隋曰臨津關大業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即此城也白土城在今西寧衛南

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

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

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

參差夾岸連壤負嶮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内每時見神人往還矣盖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爲唐述山指其

堂㝢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州記曰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字朱云當作五笥亮南安人也下封朱云當作崖下有水導自是山谿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

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吾縣地後漢置龍耆城和帝以曹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是也後魏於此置北金城縣西魏改曰龍支。元和志積石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河州枹罕縣北七十里黃河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枹罕縣北五十里

河水又東得野亭南

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謂野

城口

河水又東歷鳳林北 鳳林今在河州北隋志枹罕縣有鳳林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三十五里

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諺云昔有鳳鳥飛遊五峰

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

則黃河東流也

河水又東與灕水合

水導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又東逕河列城東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左右列水水出西北溪東北流逕列城北又入灕水城居二水之會也灕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西戎之名也又東北石（朱云當是右）合黑城溪水水出西北谿下東南流逕黑城南又東南枝水左出焉又東南入灕水又東北逕榆城東榆城溪水注

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于細越川夷
俗鄉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東南右合黒城溪之枝
津津水上承溪水東北逕黒城東東北注之榆溪又
東南逕榆城南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逕石門口
山高嶮絶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即皐蘭山門
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皐蘭應
謂是山之關塞也漢書音義曰皐蘭應在隴西白石
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

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間矣灘水又東北臯蘭山水自
山左右翼注灘水灘水又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
西北下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
城西而注灘水水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王莽更曰
順礫闞駰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灘
水逕其北今灘水逕東南注之而不出其北也灘水
又東逕白石山北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溪注之水
出西南山下東入灘水灘又東左合罕开南谿水出

罕幵西東南流逕罕幵南十三州志曰廣大坂在枹罕西北罕幵在焉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於此灕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十三州志曰枹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灕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灕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金細北嶺北又東北逕一故城南二句疑有譌誤又東北與北水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注灕水

灕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又東絶罕开溪又東逕枹罕城南又東入灕水灕水又東北出峽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灕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元和志石門山在鳳林縣北二十八里灕水西去縣二百步枹罕故城即今河州治白石故城在州西

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左南城今在西寧衛東南

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

大河又東逕赤岸北

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於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夾岸即今臨洮府河州西北赤岸戍是也

河水又東洮水注之

地理志曰水在塞外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

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
山故知彊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吐谷渾中
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爲首
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彊南北三百里中地
草徧是龍鬚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曾城北沙
州記曰彊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者也建
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於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
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

曽城即臨潭故城在今洮州衛洮水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右西南去龍桑二百里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臨洮縣故城即今岷州衛治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于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谿祥檻谷一作檻檻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一

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溪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俗名龍城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北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下東北流出山逕步和亭北東北注洮水洮水又北出門峽歷求朱云疑作東厥川蕈川水注之水出桑嵐西溪東流歷桑嵐川又東逕蕈川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歷峽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蕈塏川水東南石底嶺下北歷蕈塏川西北注洮水洮水

又東北逕桑城東又北會藍川水水源出求歷川西北溪南流歷川東北流逕藍川歷水城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又北逕和博城東城在山内左合和博川川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注于洮水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蓋延轉擊狄道安故五谿及羌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降狄道故城即今臨洮府西南狄道故城也闞駰曰

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東北下又北隴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濫郭注作檻水也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底宋本作西逕隴坻其山岸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響若坻頽是也又西北歷白石山下地理志曰降狄道東有白石山濫水又西北逕武階城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夷謂之道公主謂之邑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

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
服煉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
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
馬援為隴西太守六年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
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逕注于洮水洮
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合而
亂流逕金柳城南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柳
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

元和志大夏縣西北至河州七十里大夏川水經縣南去縣十步近志云大夏河即灕水謬也地理志曰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依注北當作南

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如元六年置漢志注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也師古曰一云以郡在京師西故曰金城金西方之行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為循遠縣漢志注應劭曰允吾音鉛牙河水逕其

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故闞駰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也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為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闞駰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

間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國范曄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為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弱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以奴隷亡入三河羌為神推以為豪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為事遂見敬信依者甚衆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為湟中羌也此節録後漢西羌傳殊未明白因附録原文於後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隷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遂

七入三河閒諸羌見其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豲戎諸羌畏從忍及弟舞獨留湟中湟水又東右控四水道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赤城北而東入經戎峽山右合羌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北逕臨羌城西東北流于湟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漢武帝元狩元年以封孫都為侯國按漢書功臣表武帝元封元年封孫都為臨蔡侯鄺云臨羌不知何本又

按元狩元年別無封爵今云元狩亦疑誤王莽之監羌也漢志臨羌縣注莽曰鹽羌今酈
注作監羌未知孰是謂之綏戎城非也湟水又東盧溪水注之
水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逕臨羌
新縣故城南闞駰曰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
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子城湟水又東
右合溜溪伏溜石杜蠡四川東北流注之左會臨羌
溪水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入湟水湟
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又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

龍駒城北流注於湟水湟水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川晉昌川水注之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謂之養女川闞駰曰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亹之西平之北山也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西平西北四十里西平上疑脫在字或去字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長寧水又東南與二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出南山

此四字疑衍上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寧水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南南遠山南南譌上南字東朱本改其字北流逕牛心惟東惟字疑誤朱云按太平御覽湟水條云有養女嶺彼羌多禱而祈女又有牛心堆皆湟水源山名則惟字當是堆字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湟水湟水又逕西平城北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為侯國按史漢功臣表俱作平曲今云西平未知所本魏黃初中立西平郡憑依故亭增築南西北

三城以為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樓北倚山原峰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彫牆故壁存焉闞駰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鴈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湟水又東右合葱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峽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山西北逕控衆

川北屈逕安夷城西北東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有東西門去西平亭東七十里闞駰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春水水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於安夷南入湟水湟水又東勒且溪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勒且溪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號也按後漢書耿恭傳恭留擊諸羌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數萬頭勒姐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此之勒且當即勒姐也姐音紫其外尚有累姐牢姐彡姐等種闞駰曰金城河初與浩亹河合又與勒且河

合者也湟水又東左合承流谷水南入右會逵扶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六山名也東流期頓雞谷二水北流注之吐那朱云疑那作那孤長門何云句讀未詳兩水南流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東流又合來谷乞斤流二水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故都

尉治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也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即浩亹河也按漢書地理志注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為閤耳出西北塞外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又東南與湛水合水有二源西水白嶺下東源發于白岸谷合為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閤門河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北原本譌作此東南左合南流川水出北山

南流入于閤門河河又東逕浩亹故城南王莽改曰興武矣闞駰曰浩讀閤也故亦曰閤門水兩兼其稱矣又東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為鄭伯津與澗水合按漢志令居縣注澗水出西塞外至縣西南入鄭伯津令云澗水恐是譌字水出縣北令居縣西北塞外令孟康音連師古音零原本譌作合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虜也又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

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遠亭也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北亭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故無載於此處也按魏志郭淮傳正始八年隴西諸羌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凉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據此則故字當是治字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

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故漢賦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草逕千里兮巡東道（按漢書禮樂志作天馬徠歷無草逕千里循東道）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足有大小之迹體狀不同視之便別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于

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允吾東至枝陽入湟河漢書地理志逆水出允吾參街谷東逕枝陽又東流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為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河步于步字疑譌鮮卑山東流至金城為大河出崑崙崑崙即阿耨達山也元和志云湟水名湟河亦謂樂都水出青海東北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按蘭州本漢金城縣允吾浩亹枝陽今皆在其境州西百二十里有允吾故城後漢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即此河也

河水又東逕石城南

謂之石城津闞駰曰在金城西北矣今蘭州西有石城津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按故城即今蘭州治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注薛瓚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鯀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筦子曰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之土開池高則溝之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

出縣之南山按者舊下疑漏傳字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北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竪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

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今在蘭州東北

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按地理志曰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即

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

又東過天水北界

菀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城川疑作成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菀故漢牧菀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到襄武首陽平襄勇士至抄此菀馬此句疑有譌誤朱云焉疑作馬焚燒亭驛即此處也又曰菀川水地為龍馬之沃土故馬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菀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

北入于河也今靖遠衛西有莞川城黃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衛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沿山引水灌田甚廣

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今寧夏中衛西南有温圍水下流入黃河通鑑晉咸寧五年馬隆討凉州鮮卑渡温圍水胡三省曰漢武威郡有媼圍縣北水或因以名媼譌温也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今靖遠衛西二百里有勇士縣故城

地理志曰蒲福也屬國都尉治蒲福當作滿福前漢地志勇士縣注屬國

都尉治淌福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水出縣山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溪澗縈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于遡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又有赤眭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逕赤眭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逕義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漢志注應劭曰祖音罝師古曰厲音賴

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

而還即于此也空同山名在今平涼府城西三十里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水祖厲故城在今靖遠衛西南一百三十里麥田城在靖遠衛北晉咸和四年乞伏述延見趙亡懼自苑川遷于麥田即此○按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俱云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則遷者乃述延之子傉大寒非述延也

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

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

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一云宋鈔本西下有谷川二字

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

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

即若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若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漢從高平第一若水谷入即是谷也按高平第一乃城名漢志屬安定郡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三年疑脫置字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

為風堆元和志秦長城在高平縣北十里今平涼府莊浪縣西二十里有苦水川自靜寧流入又北入鎮原界為高平川高平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西二里明一統志云在鎮原縣東其水東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出秦城秦下疑脫長字長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太朱云太字疑誤婁故城門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湫水北流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北流逕魏行

宮故殿東又北次水注之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鹹陽山東北流左會右疑譌或是若水總為一川東逕西婁北東注若水叚頻為護羌校尉於安定高平若水討先零斬首八千級於是水之上若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

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為一川混濤歷峽峽
即龍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
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
自延水注之西出自延溪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縣
之西北一百里又東北逕延城南東入高平川川水
又北逕廉城東按地理志曰北地有廉城縣閼駰言
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為狄場故城
舊壁盡從故目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

也川水又北若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流注高平高平又北逕三水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東北流與若勃溪水合有二源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流逕泉水注焉泉流所發導于若勃溪東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治此按後漢書張奐傳奐

以舉賢良對策第一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今云侍郎恐誤當是議郎羌有獻金馬者奐名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温泉温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令於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縣之鹽官也髙平川水又北入於河

河水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應劭曰眴音旬日之旬卷音箘輅之箘故城在今寧夏中衛東唐為靈州鳴沙縣地

地理志曰河水别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

乾隆御覽之寶

水經注集釋訂訛卷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李崇貫